宣室志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開業寺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，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，自寺外門至佛殿。先是，閽人宿門下，夢一人，長二丈餘，被金甲，執槊，立於寺門外。俄而，以手曳其門，扃鑰盡解，神人即挽而入寺，行至拂殿，顧望久而沒。閽人驚寤。及曉，視其門，已開矣。即具以夢白於寺僧。寺僧共視，見神人之跡。遂告於京兆。京兆以聞，肅宗命中使驗之，如其言。

淮南軍卒

陳少遊鎮淮南時，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。將行，誡之曰：「吾有急事，候汝還報。以汝驍健，故使西去，不可少留。計日不至，當死。」趙日馳數百里，不敢怠。

至華陰縣，舍逆旅中。寢未熟，忽見一人綠衣。謂趙曰：「我吏於金天王。王命召君，宜疾去。」趙不測，即與使者偕行。至獄廟前，使者入白趙某至。既而呼趙。趨拜階下。其堂上列燭，見一人據案而坐，侍衛甚嚴。徐謂趙曰：「吾有子婿，在蜀數年，欲馳使省視，無可為使者。聞汝善行，日數百里，將命汝使蜀，可乎？」趙辭以：「相國命西

使長安，且有日期，不然當死。今為大王往蜀，是棄相國命也，實不敢還廣陵。且某父母妻子俱在，忍生不歸鄉里。非敢以他辭不奉教，唯大王察之。」王曰：「逕為我去，當不至是。自蜀還由長安，未晚也。」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，具食飲。憂惑不敢寐。遂往蜀，且懼得罪；固辭不往，又慮禍及。計未決，俄而漸曉。聞廟中喧闐有聲，因出視，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，又有奇狀鬼神千數，羅列曲躬如朝謁禮。頃有訴訟者數人偕入，金天斷理甚明，良久退去。既而謂左右呼趙。應聲而去，王命上階，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：「持此，為我至蜀郡，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。吾此吏輩甚多，但以事機密，慮有所泄，非生人傳之不可。汝一二日當疾還，無久留。」因以錢一萬遣之。趙拜謝而行。至門，告吏曰：「王賜以萬錢，我徒行者，安所齎乎？」吏曰：「置懷中爾，「趙即以錢貯懷中，輒無所礙，亦不覺其重也。行未數里，探衣中，皆紙錢爾，即棄道傍。俄有追者至，以數千錢遺之，曰：「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君，固無所用，今別賜此矣。」趙受之。

晝夜兼行，逾旬至成都。訪蕭敬之，以書付之。敬之啟視，喜甚，因命席，謂趙曰：「我，人也，家汝鄭間。昔歲赴調京師，途至華陰，遂為金天王所迫為親。今我妻在此，與生人不殊。向者力求一官，今則遂矣，故命君馳報。」即留趙一日，贈縑數段，以還書遣焉。過長安，遂達少遊書。得還報，日夜馳行，至華陰。金天見之大喜，且尉勞：「非汝莫可使者。今遣汝還，設相國訊汝，但言為我使，遣汝為裨將，無懼。」即以數十縑與之，曰：「此人間縑帛，可用之。」趙拜謝，而逕歸淮南。而少遊訊其稽留，趙具以事對。少遊怒，不信，繫獄中。是夕，少遊夢一人，介金甲，仗劍，曰：「金天王告相國，向者實遣趙某使蜀，今聞得罪，願釋之。」少遊悸寤，奇嘆之且久。明日晨起，話於賓僚，即命釋趙，署為裨將。元和中猶在。

元載張謂

元載布衣時，常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。貧無僕馬，弊衣徒行於陳蔡。

一日天暮，忽大風雷，原野曛黑，二人相與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。時有盜數輩，皆仗劍佩弧矢匿於廟宇下。元張二人忽見之，惶懼益甚，且慮為其所害。二人即負壁而立，不敢動。俄聞廟中有呼者曰：「元相國、張侍郎且至，群盜當疾去，無有害於貴人。」群盜相目而驚，遂馳去。二人因偕賀：「吾向者以殍死為憂，今日真神人之語也。」且喜且嘆。其後，載果相代宗，謂終禮部侍郎。

陳袁生

貞元初，陳郡袁生者，嘗任參軍於唐安。罷秩遊巴川，舍於逆旅氏。

忽有一夫，白衣來謁。既坐，謂生曰：「某，高氏子也，家於此郡新明縣。往者常職軍伍間，今則免矣。故旅遊至此。」生與語，其聰辯敏博，迥出於人，袁生奇之。又曰：「某，善算者，能析君平生事。」生即訊之，遂述既往事，一一如筆寫。生大驚，是夕，夜既深，密謂袁生曰「我非人也。幸一陳於君子，可乎？」袁生聞之懼，即起曰：「君非人，果鬼乎？是將禍我耶！」高生曰：「吾非鬼，亦非禍君，所以來者，將有托於君爾。我赤水神，有祠在新明之南，去歲淫雨數月，居舍盡圮，郡人無有治者，使我為風日所侵鑠，且日為樵牧者欺侮，里中人視我如一抔土爾。今我訴於子，子以為可，則言；不，則去。無恨乎？」袁生曰：「神既有願，又何不可哉！」神曰：「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，儻為我重建詞宇，以時奠祀，則真幸之甚者。願無忘。」袁生諾之。既而又曰：「君初至邑時，當一見詣。然而人神理隔，慮君僕吏有黷於我，君當屏去其吏，獨入廟中，冀盡一言爾。」袁生曰：「謹奉教。」

是歲冬，袁生果補新明令。及至任訊之，果有赤水神廟，在縣南數里。

旬餘，遂詣之。未至百餘步，下馬屏車吏，獨入廟中。見其簷宇摧毀，蓬荒如積。佇望久之，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，高生也，色甚喜。既拜，謂袁生曰：「君不忘前約，今日乃詣我，幸何甚哉！」於是偕行廟中。見階垣下有一老僧，具桎梏，數人立其旁。袁生問曰：「此何為者？」神曰：「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。有殃，故吾繫。一歲矣。每旦夕，則鞭捶之。從此旬餘，當解之。」袁生又曰：「此僧既存，安得繫於此乎？」神曰：「以生魄繫之。則其人自沈疾，亦安能知吾之為哉！」神告袁生曰：「君幸諾我建廟，可疾圖之。」袁生曰：「不敢忘。」既歸，將計其工，然貧甚，無以為資，因自念曰：「神人所言係道成師之魄，當沈疾。又云，從此去旬餘，當解之。吾今假髮他語，俾建其廟宇，又安有疑乎？」

於是逕往縣東蘭若問之，果有成師者，臥疾一歲矣。道成曰：「某病且死，旦夕則一身盡痛。」袁生曰：「師疾如是，且近於死矣。然我能愈之。師能以緡貨建赤水神廟乎？」道成曰：「疾果愈，又安能以緡貨為事哉！」袁生即紿曰：「吾善視鬼，近謁赤水神廟，見師魂具桎梏繫於垣下，因召赤水神問其事，曰：『此僧有宿殃，故繫於此。』吾憐師之苦，因告其神：『何為繫生人可疾解之。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，慎無違也。』神喜

而諾我，曰：『從此去旬餘，當捨其罪。』吾故告師，疾將愈，宜修赤水神廟也。無以疾愈，遂怠其心。如此，則禍且及矣。」道成偽語曰：「敬受教。」後旬餘，果愈。因召門弟子告曰：「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法，迨今年五十，不幸沈疾。向者袁君謂我曰：『師之病，赤水神所為也。疾愈，可修補其廟。』夫置神廟者，所以佑兆人，祈福應。今既有害於我，安得不除之乎？」即與其徒持錘詣廟，盡去神像及祠宇，無一遺者。

又明日，道成謁袁生。袁生喜曰：「師病果愈乎？吾之語豈妄耶！」道成曰：「然。幸君救我，何敢忘君之恩乎？」袁生曰：「可疾計修赤水神廟也，不然，且懼為禍。」道成曰：「夫神所以賴於人者，以其福可延，戾可弭，旱亢則雩之以澤，淫潦則祈之以霽。故天子詔天下郡國，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，蓋用為民之福也。若赤水神者，無以福人而為害於人，焉可不去之！已盡毀其廟矣。」袁生且驚且懼，遂謝之。道成氣益豐，而袁生懼甚。

後月餘，吏有罪，袁生樸之，無何，吏死，其家訴於郡，坐徙端溪。

行至三峽，忽遇一白衣立於路左，視之，乃赤水神也。曰：「向托君修我祠宇，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，棄我之像，使一旦無所歸，君之罪也。今君棄逐窮荒，亦我報仇爾。」袁生即謝曰：「毀君者，道成也。何為罪我？」神曰：「道成師福盛甚，吾不能動。今君祿與命衰，故我得以報。」言已不見。生惡之，後數日，竟以疾卒。

太原小吏

王鍔之鎮太原也，嘗一日亭午，有小吏見一神人，長丈餘，介金仗劍，自衙門緩步而來，既而佇立久之，若有所伺。小吏見之懼甚，白於衙將靳垣、張和。偕視之，如小吏言。俄有暴風起，因忽不見。後月餘而鍔薨，時元和中也。

村人陳翁

雲朔之間嘗大旱。時暑亦甚，里人病熱者以千數。有氓陳翁者，因獨行田間，忽逢一人，儀狀甚異，擐金甲，左右佩弧矢，執長劍，御良馬，朱纓金佩，光彩華煥，鞭馬疾馳。適遇陳翁，因駐馬而語曰：「汝非里中人乎？」翁曰：「某農人，家於此已有年矣。」神人曰：「我，天使。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熱，豈獨驕陽之所為乎？且有厲鬼在君邑中，故邑人多病。上命我逐之。」已而不見。陳翁即以其

事白於里人。自是雲朔之間病熱皆愈。

崔澤

王鍔鎮太原，有清河崔澤者，長慶中刺坊州。常避暑於庭，時風月清朗。忽見一丈夫，身甚長，峨冠廣袖，自堂之前軒而降，立於階所，厲聲而呼。凡三呼而止。崔氏一家皆見。澤懼而惡，命家僮逼之，已亡見矣。是夕，澤被疾。至明日，發使獻書，願解官歸老。相府不許。後月餘，卒於郡。

韓愈（一）

吏部侍郎韓愈，長慶四年夏，以疾不治務，至秋九月免，疾益甚。冬十一月，於靖安里晝臥，見一神人，長丈餘，被甲仗劍，佩弧矢，儀狀甚峻，至寢室，立於榻前。久而謂愈曰：「帝命與卿計事。」愈遽起整冠而坐，曰：「臣不幸有疾，敢以踞見王。」神人曰：「威粹骨藐國，世與韓氏為仇，今欲討之而力不足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願從大王討之。」神人頷去。於是書其詞置於座側，數日不能解。至十二月而卒。

李逢吉

故相李逢吉，嘗為司空範希朝從事於單於府。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，年七

十餘。嘗一日獨處禪齋，負壁而坐，瞬目數息。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。食

頃，聞報李從事來。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，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，率以為常。

衙將簡郢與無為弟子法真善，常為郢語之。

李回

故相李回，少時常久疾，兄軿召巫覡，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。方面壁而臥，忽聞庭中喧然，回視，見堂下有數十人，或衣黃衣綠，競接酒食而啖之。良久將散，巫欲徹其席，忽有一人自空而下，左右兩翅。諸鬼皆辟易而退，且曰：「陸大夫神至矣。」巫者亦驚

曰：「陸大夫神來。」即命致酒食於庭。其首俯於筵上，食之且盡，乃就飲其酒，俄頃，其貌赧然，若有醉色，遂飛去。群鬼亦隨而失。後數日，回疾愈。

河內崔守

有崔君者，貞元中為河內守。崔君貪而刻。河內人苦之。常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，而競不酬直。僧以太守竟不敢言。未幾，崔君卒於郡。是日，寺有牛產一犢。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，出文字曰崔某者。寺僧相與觀之，且嘆曰：「崔君常假此寺中佛像金，而竟不還。今日事，果何如哉？」崔君家聞之，即以他牛易其犢。既至，命剪去文字。已而便生。及至其家，雖豢以芻粟，卒不食。崔氏且以為異，竟歸其寺焉。

唐玄宗龍馬

海岱之間出玄黃石，或云茹之可以長生。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。開元二十七年，江夏李邕為臨淄守。是歲秋，因入山採玄黃石，忽遇一翁，質甚妙，而豐度明秀，髭髯極豐，衣褐衣，自道左出，叩李邕馬，且告曰：「君侯躬自採藥，豈不為延聖主之壽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翁曰：「聖主當獲龍馬，則享國萬歲，無勞採藥爾。」邕曰：「龍馬安在？」答曰：「當在齊魯之郊。若獲之，即是太平之符。雖麟鳳龜龍，不足以並其瑞。」邕方命駕以後乘，遽亡見矣。邕大異之，顧謂從事曰：「得非神人乎？」即命其吏王乾貞者，求龍馬於齊魯之間。

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，乾真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。其色騅毛，兩脅有鱗甲，鬃尾若龍之鬐鬣，嘶鳴真虞笛之音，日馳三百里。乾真訊其所自，會恩曰：「吾獨有牝馬，常浴於淄水，遂有胎而產。因以龍子呼之。」乾真即白於邕。邕甚喜，以表其事獻之。上大悅，詔內閑廄，異其當豢。命畫工圖其狀，用頒示中外。

王薰

天寶初，有王薰者，居長安延壽里中。常一夕，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。既飯食，燭前忽有巨擘出燭影下，薰與諸友且懼，相與觀之。其擘色黑，而有毛甚多。未幾，影外有語曰：「君有會，不能一見呼耶！願得少肉置掌中。」薰莫測其由，即與之。其臂遂引去。少頃，又伸其臂曰：「幸君與我肉，今食且盡，願君更賜之。」薰又置肉於掌中，已而又去。於是相與謀曰：「此必怪也。伺其再來，當斷其臂。」頃之果來，拔劍斬之。

臂既墮，其身亦遠。俯而視之，乃一驢足，血流滿地。明日，因以血蹤尋之，直入里中民家。即以事問民，民曰：「家養一驢，且二十年矣。夜失一足，有似刃而斷者焉。方駭之。」薰具言其事，即殺而食之。

閻者

郭司空釗，大和中，自梓潼移鎮西涼府。時有閻者甚謹樸，釗念之，多委以事。常一日，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段，其價倍，且以為欺我，即囚於獄，用致其罪。獄既具，釗命笞於庭。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，吏卒莫能制。釗大異之，且訊其事。閻者曰：「某好閱佛氏《金剛經》，自孩稚常以食飼群犬，不知其他。」釗嘆曰：「犬尚能感其惠，吾安可以不施恩？」遂釋放閻者。

趙叟

扶風縣西有天和寺，在高岡之上。其下有龕宇軒豁，可窮居者，趙叟家焉。叟無妻孥，病足而傴，常策杖行乞於市。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，率給以食。叟既得食，常先聚群犬以餐之。後歲餘，叟病寒，臥於龕中。時大雪，叟無衣，裸形俯地，且戰且呻。其群犬俱集於叟前，搖尾而嗥，已而環其衽席，競以足擁叟體，由是寒少解。後旬餘，竟以寒死其龕。犬具哀鳴，晝夜不歇，數日方去。